

人间

掰手腕

于心亮

在我们河崖村,家家户户都挺和睦,人也厚道,相互间即使有了争执,也不记仇,见了面该打招呼还打招呼,遇上事该帮忙还帮忙。那些做小买卖的也都爱到我们村来吆喝,说,不像去某些村卖桃子,村里人你尝一个我尝一个,一个没卖出去,半筐桃子就尝没了……

这些话,大队长张志超在广播时说过,最后说了一句:丢不丢人!

张志超的本意是夸奖我们村的村风好,大家要继续保持。大家听了很自豪,唯独张苦丁听了心里不熨帖,觉得张志超最后一句话是含沙射影,骂的是他。张苦丁喝了点酒,去大队部找张志超讨说法,竟然还把门锁踢坏了。张志超很生气,使了一招“背口袋”摔了他。

张苦丁跑到公社里告状。公社让张志超写检查。张志超看见我坐在树下背唐诗,就跟我说:“秀才,你帮我写份检查吧。”

我还真没写过检查,没经验,就去找张谷。张谷说:“张志超摔了我爹,写检查的是他,怎么反倒让我来写检查?”我说:“作业还想不想抄了?”

张谷帮着写检查的时候,我问他:“你爹尝人家的桃子了?”张谷说:“也不光是桃子,卖苹果的、卖洋梨的、卖樱桃的、卖核桃的……我爹都爱尝尝,不尝尝咋知道甜不甜?”我说:“尝完了,你爹买吗?”张谷说:“我爹嘴刁,尝完了都说不甜,从来不买。”

我挨了张志超一顿训,原因倒不是我找张谷写的检查,而是因为我要挟他不写检查就不让他抄我作业。张志超说:“你以为这是帮他吗?这是害他知道不?!”训完了还不解气,扭着我的耳朵去找我爹告状。我爹正在猪圈里挑粪,气得把粪又扔给我:“娘的,你来挑!”

我爹和张志超坐在猪圈矮墙上抽纸烟,我爹说:“张苦丁这毛病改不了,我的菜园跟他家的是地邻,种的黄瓜和洋柿子基本都让他给吃了。”张志超说:“没揍他么?”我爹说:“就他那细胳膊瘦腿的,我怕一使劲给他掰折喽!”张志超说:

“这伙计,提起来真让人头疼!”

张谷让张苦丁头疼,不爱学习爱打架,不是自己挂上伤就是让别人挂上伤。别人挂了伤,大人就来讨说法。张苦丁嘴里道着歉,手里抄摸起棍子就去打张谷,张谷捂着脑袋也不求饶,最终反倒惹得来讨说法的大人过意不去:“算了算了,我那小子也不是玩意儿!”

我不让张谷抄作业了,张谷就开始找我的事。我回去告诉我爸,我爸说:“有本事,你打回去,找我做什么呢?”我一想,也对,自己的事情自己办。于是去找唐波和建国,打算成立个“铁掌帮”。结果唐波和建国都想当帮主,我很气恼,就算了。

我开始偷偷练臂力。

我帮我爸在猪圈里挑粪,我爹夸奖我,说我腕力还行,地瓜饼子没白吃。原先我以为我爸是熊我,让我帮他多干活,结果我妈也这样说,我就觉得自己的确是有点子天生神力,如果再加强锻炼,跟张谷摔跤干架的时候,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

于是,我跟我爸去水井挑水时,不用扁担挑,用两只胳膊提,《少林寺》里的武僧们不就是这样担水练功的么?每回我湿呱呱地提着两桶水趔趄着回家,都会赢得我妈的高声责骂,有时还拿烧火棍抽我。虽然我很生气,但想到习练武功必须要吃苦中苦,经历一番磨难,我就忍了。

每天吃完饭,我都和我爸掰手腕,虽然每次都掰不过他,但我爸都会点头认可我的腕力渐长。我妈也忍不住要跟我比试,结果比了三把都输给了我。我说:“妈,你不用让我。”我妈说:“我没让你。”我说:“妈,我知道你是故意装输来激励我。”我妈气得又骂我!

但我知道,我的力气大了。无论是提水还是搬东西,都感觉比较轻松了。

张谷在班里又开始耍威风,欺负完这个又欺负那个,大家敢怒不敢言。我拍案而起:“张谷,别人怕你,我不怕你!”张谷眼珠子瞪得比

鸡蛋都大,他做梦也想不到,我竟敢挑战他。他晃悠着脖子走过来跟我说:“咋的,还想跟我比试么?”我说:“比就比,咱们掰手腕!”

一试,我见张谷的神色怔了一下,然后就埋头使劲。同学们都围拢过来,嘶吼着给我们加油,我看到张谷的脸色,起先是白的,后来开始变红、深红、紫红……又开始变白。张谷看着我,眼里少了恶狠狠的样子。我忽然卸力说:“唉,比不过你,我认输!”

张谷握起拳头示威,示威完了又看我一眼。我没放声。

唐波和建国沮丧地跟我说:“你再咬咬牙,使使劲,必定赢!”我摇头说:“真不行,一点力气也没有了,真的赢不了张谷。”张谷坐回教室的角落里,不时偷偷地看我。我没看他,我知道自己是故意输给他的,但为什么要这样做,我也不知道。

我和我爸收拾菜园,新长的黄瓜带着刺儿,成熟的洋柿子红着脸儿,我摘下来,看到张苦丁也在旁边地里干活,我就分了一些给他。张苦丁连声说:“我地里有、地里有,你看看我样数数种这许多,自个都吃不完,你要是喜欢吃,到我地里随便摘!”

打那以后,张谷不再欺负我了。相反,如果谁来欺负我,张谷都会挺身而出帮我。我依旧不给他抄作业,我跟他说:“你将来不是想当炮兵吗?数学学不好,你怎么计算坐标?等你扒拉手指头的时候,鬼子的炮弹早打过来了!”张谷觉得有道理,让我辅导他作业。

张志超来我家看壳郎猪,和我爸坐在猪圈矮墙上抽纸烟。张志超说:“听说你家小子跟张苦丁那小子掰手腕,故意输了?”我爸说:“没有的事儿,我那小子劲儿小,连他妈都比不过。”张志超说:“不管咋说,你家小子不俗,将来接我的班,当大队长行。”

张志超走了以后,我爸跟我妈说:“张志超小看人,怎么不说俺儿当公社书记行?”

故乡吟

故乡

柳华东

在城市里摸爬滚打多年,不觉已人到中年,对老家有了越来越多的念想。老家的街巷、房舍,总是在不经意间闯进脑海,让我欲罢不能。

老家坐落于胶东腹地,是个大村落,盛时多达四百余户、两千余人,村里还有学校和商店。村东的山上有驻军,我们每周至少能看一场电影,老家因此成为周边人都羡慕的村庄。

记忆中,村子实在是太大了,大街小巷不计其数,好像一辈子也走不尽。那么多的大街小巷,互相串联,但总能左拐右拐地走出来,很少有死胡同。而且,每一条街巷都不一样,宽的能跑汽车,窄的一个人通过也有些困难;直的犹如一条直尺,弯的就像村南曲曲折折的小河,弯道儿特别多。

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每条街巷都有特色。比如说,北面半坡上的一条街巷,居然有几棵枣树,长势喜人,秋天总是红彤彤得诱人。难得的是,这几棵枣树散布于街巷几户人家的大门外,猎几颗枣子很容易得手。

你信不?我们这些半大孩子,把这些果实都当作自己必得的猎物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总是装作不经意地走进这条陡峭的、沿坡上下的老巷,眼睛斜瞅着坠弯枝条的红枣,一副漫不经心实则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只要街上没有人,我们立刻扬起早就拽在手里的棍子,狠拍树上枣子密集的树枝,不等枣子落地,其他几个孩子立即一窝蜂地跑过来捡拾枣子。有人闻声出来察看,少不得大吼一声,可不等人家追过来,我们又一窝蜂地跑远了。

好在,村里人对这等“贼娃偷枣”的游戏早已司空见惯,并不真追。等大家逃出来,会在某个场院的麦秸垛后集合,把偷回来的枣子掏出来均分,然后倚着麦草垛边吃边分享猎枣的惊险乐趣,至今想起来便忍俊不禁。

如今,再回村庄,已经找不到一起偷枣偷杏的伙伴了,徒生“树还在,柿已黄,不见当年偷柿郎”的伤感。儿子八九岁时,我曾经带着他在村子里串门儿。一位老人非让我在他家门口的杏树上摘几颗杏子给儿子吃。我说杏子还没熟透,摘了可惜,不肯摘,儿子也懂事说不要,没想到老人急了,居然一拐杖打下来十几颗泛黄的杏子。

捡杏子的时候,一下子回忆起童年时偷老人杏子的事情,立刻大笑起来:“大妈,我小时候可没少吃你的杏子啊……”

老人也笑起来:“你啊,小时候总是围着我房后的杏子树转,我看都看不住!都是穷的不是!你看现在的孩子,给都不要呢。房后那棵杏树后来死了,我又栽了这棵树,是新品种。你看吧,地上年年能落一层杏子,就是没有来偷杏的孩子了……”

没有了年轻人,没有了孩子,连鸡鸣狗叫声也几乎听不到了,村子日渐冷清。常年无人搭理的老屋,不少已经坍塌,甚至长出茂密的灌木树,让人陡然感受到一种荒凉与心痛。

年轻时,我曾那么盼望逃离老家,渴望生活在城市里。人到中年,居然又这么迫切地想回到老家。

我的童年留在老家,我最美好的记忆留在老家,无尽的乡愁也只有老家能够承载。老家的烟火气息,几乎就是我心头最温暖、最柔软的所在。无法想象,农村一旦消失,我们的的心灵还能安放在哪里?心灵归处是故乡,愿老家常在,愿乡村永不老。

散文学会采风团走进龙口黄山馆

本报讯(通讯员 于云福 崔景友)近日,烟台市散文学会一行38人在名誉会长綦国瑞、会长邓兆安的带领下,前往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龙口黄山馆采风,旨在通过实地走访,挖掘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、独特经验和显著成就,用文学的笔触生动展现乡村振兴的优美画卷。

采风团分成10个小组,分别围绕美丽乡村建设、经济发展、党建工作、土地流转、社区建设、孝道文化建设等方面,面对面进行实地考察。

据介绍,黄山馆完善航天科普、航天育种示范基地及院士工作站,实施桑梓人才回归工程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,搭建

古驿爱心联盟、电商联盟等服务平台。通过发展特色产业,黄山馆重点培植“现代农业”和“民俗旅游”两大特色主导产业,完成了周边村庄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。

采风团成员表示,要把黄山馆乡村振兴的实践生动描绘出来,写出讴歌时代的倾心之作。